



宋代文譚丛书

夏汉宁 主编

《溪堂集》

《竹友集》

校勘

上官涛 校勘

宋代文壇叢書

夏漢宇 主編

《溪堂集》

《竹友集》校勘

上官濤 校勘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溪堂集》《竹友集》校勘/上官涛校勘.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1. 9

(宋代文谭/夏汉宁主编)

ISBN 978 - 7 - 306 - 03922 - 4

I. 溪… II. 上… III. ①宋诗—选集 ②宋词—选集 ③宋诗—注释 ④宋词—注释 IV. I222. 8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3276 号

出版人: 祁 军

策划编辑: 丁 俭

责任编辑: 丁 俭

封面设计: 贾 萌

责任校对: 杨文泉

责任技编: 黄少伟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1997, 84110779, 8411334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中大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880mm × 1230mm 1/32 16.25 印张 414 千字

版次印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册 定 价: 36.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总 序

夏汉宁

宋代文化向为学界所关注。早在 20 世纪初、中期，学术界就有不少前辈和大家将目光聚集在宋代文化上，如，陈寅恪先生就曾对宋代文化、宋代学术、宋代史学等给予高度的重视和评价。他在《陈垣〈明季滇黔佛教寺〉序》中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在《略论稿》中又说，“宋贤史学，今古罕匹”；在《赠蒋秉南序》中，除了推崇欧阳修“贬斥势利，尊崇气节”之外，更对宋代文化给予了高度评价，“故天水一朝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陈寅恪更是对宋代文化赞美有加，提出了一个至今为人乐道的精辟观点，“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同是在这篇文章中，陈寅恪还曾预言，中国学术文化“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论断，唯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再如，严复在《与熊纯如书》中写道：“若研究人心政俗不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十（之）八九可断言也。”王国维在《宋代之金石家》一文中也认为：“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金毓黻在《宋辽金史》中说：“宋代膺古今最剧之变局，为划时代之一段。”“凡近代民族文化，政治制度，几乎无一不与之相缘，而莫能外，是宜大可注意者也，治宋辽金史，实为治近代史之始基。”……前辈学者关于

宋代文化的各种评论，都显示了一个明确的指向——宋代文化值得关注、值得研究！

正是在前辈学者精神的导引下，宋代文化研究已成为国内学术界非常活跃的前沿之一，每年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问世，不说别的，单说宋代文化的研究丛书，就出版了不少，其中影响较大的丛书是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宋代研究丛书》。这套丛书不仅出版了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而且还出版了“日本学者系列”，有学者称，《宋代研究丛书》“为中国宋史研究打响了鼓号，弹不虚发，都很解决问题，既可作为引路之作，又是深入研究的成果，值得庆贺。深为中国宋史研究取得的成果而雀跃”（王瑞旺先生语）。还有一套影响较大的丛书，那就是由人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杭州出版社等联合出版的《南宋史研究丛书》。这套丛书已出版了50多本，据说还将继续编撰出版。对于这套丛书的出版，学界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套丛书规模不大，水平之高，在该领域都堪称是一个创举”（陈祖武先生语）。……类似的研究丛书还有很多，限于篇幅，在此就不一一评价了。

作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从事古代文化研究的学者，要在自己的研究中既突出地方特色，同时又具有全国性意义，我们便很自然地将目光投向了宋代。换言之，作为地方社会科学院从事古代文化研究的学者，我们比较早地将视线聚焦在宋代文化研究上，并将研究重心确定在宋代文化和文学领域。对于这种选择，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围绕这个中心，多年来我们也开展了一些相关的学术活动，编撰了相关的学术著作。例如，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笔者就曾参与组织了各类与宋代文化有关的学术活动，像“纪念曾巩逝世900周年学术讨论会”、“纪念黄庭坚诞生940周年学术讨论会”、“二晏学术讨论会”、“文天祥诞辰760周年学术座谈会”、“谢叠山诞辰770周年学术座谈会”、“文天祥学术

座谈会”、“宋代地域文学研讨会”等。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作为主编之一，还编撰出版了《宋代文化研究丛书》。进入21世纪之后，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更是加大了对宋代文化研究的力度，将宋代文学研究列入了院重点发展学科，并在人员、资金等方面给予有力的保障。

为了展示近几年在宋代文化和文学研究方面的成果，我们策划了这套《宋代文谭丛书》。正如上文所说，当下关于宋代研究的丛书已有不少，如何凸显自己的特色就成为这套丛书的关键。为此，我们颇费了一些心思，最后决定将这套丛书的基点定位在宋代江西文化研究和宋代江西文献校勘整理上。

之所以确立这个基点，主要是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第一，宋代是江西文化十分繁荣的时期，而文学的繁荣便是其中一个突出的标志。仅以两宋江西文学家为例，据我们对《全宋诗》、《全宋词》、《全宋文》所收录的文学家情况的统计：活跃在两宋时期，并有作品传世的文学家共有16813人，其中有籍可考的有10263人；在已知籍贯的文学家中，江西籍文学家就有1322人，占总人数的7.86%，仅次于浙江、福建，居全国第三。在这1322位文学家中，还有一个独特之处，那就是家庭特色十分明显。据初步统计：两宋江西文学家庭就有106家，这在当时是罕见的。另据统计：《四库全书》收录宋人别集近400部，其中江西籍文学家别集有83部，占总数的20%多；《两宋名贤小集》共录两宋文学家157家，其中江西籍文学家录41家，占总数的约27%，而这41家还未包含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刘辰翁、文天祥等人。宋代江西文学异彩纷呈的局面，构成了两宋文坛一道灿烂的风景区。第二，江西在两宋时期是文坛关注的热点地区之一。对出现于两宋文坛的这种“江西现象”，宋人不仅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而且对这一现象的产生发表了热情的赞扬以及理性的剖析。如，倪朴在《筠州投雷教授书》中这样

说：“大江之西，国朝以来异人辈出，人物之盛甲于东南。庐陵欧阳公首以古学为天下倡，而后之学者非古文不道，遂使五代斯丧姜荼之余习斩焉不存。而后阳公首以古学为天下倡，而后宋之文超汉轶唐，粹然为一王法，则欧阳公实启之也。临川王文公，虽其所为有戾于人情，然其文字宏博魁然，有荀、扬气象。若夫南丰曾夫子以辞学显，豫章山谷先生以文行著，而秘丞刘公道原则又江西之巨擘也：究明史体，究历代之端绪，迁、固而下千有余岁，道原一人而已，而道原则实笃人也。至其他能以诗名如谢无逸、潘邠老、汪信民诸公号江西诗社者，又不可以一二数。江西盖多士矣。”黄次山在《重刻临川文集序》中称：“艺祖神武定天下，列圣右文而守之，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挟所长与时而奋。”李道传等在《谥文节公告仪》中，由杨万里而论及宋代江西的文学家时也说：“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求之他方，未有若是其众者。”第三，在两宋文化名人、文化大家中，有很多都是出自江西。仅举两个例子，即可略窥一斑：首先还是以文学家为例，在众多的江西籍文学家，有不少是两宋文坛中的大家或文坛领袖，或开宗立派者，如二晏父子、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姜夔等。这些文坛巨擘不仅支撑起两宋江西文学的天空，而且还是耸立在宋代文学版图中的一座座高峰。其次以科举为例，据顺治《江西通志》、民国时期《江西通志稿》等文献资料统计，宋代江西共有进士5545人，其中34人文武科鼎甲，11人为状元。科举的辉煌为江西文化的繁荣奠定了人才基础。例如，在1322名文学家，就有644名为进士；再如，在江西籍文化人中，有不少由科举走出江西而进入当时统治集团的高层。两宋时期，江西有15位宰执，北宋5位，南宋10位。在这些宰辅中，有不少就是著名的文化大家，如晏殊、王安石、洪适、周必大、江万里、文天祥等，这些人进入统治集团高层后，为江西人才脱颖而出提供了机遇。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我们才把丛书的基础确立在对宋代江西文化研究和宋代江西文献校勘整理上。于是，在这套丛书中，读者便能发现，其中既有对宋代江西文化名人、江西文化现象的研究，又有对宋代江西文献典籍的校勘和整理。如果说特色的话，这当是本套丛书的最大特色吧！

在丛书即将出版之际，我们还想借此机会表达真诚的谢意：感谢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对这套丛书的慷慨资助；感谢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汪玉奇先生、副院长毛智勇先生和叶青先生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感谢中山大学出版社为丛书的出版精心编校，并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总之，丛书的出版，除了作者的努力外，还与方方面面的关注、帮助密不可分，这正如常言所云“人人有惠于我”。

由于水平所限，丛书中必然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甚至错误，我们期待方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2011年3月28日于南昌青山湖畔

前 言

一

谢逸（1068—1112），字无逸，一字夷季，号溪堂先生，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北宋著名文学家，江西诗派重要诗人。现存《溪堂集》十卷，其中诗五卷，共二百三十四首；词一卷，共六十二首；文四卷，共四十七篇。

谢逸生于宋神宗熙宁元年，卒于宋徽宗政和二年。幼年丧父，历经坎坷。他曾多次在文中说“余少贱而多难”（《雪后折梅赋》），“余弱龄之多艰”（《感白发赋》），从这些看似简短的词句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谢逸对生活的一声沉重叹息。但幼年生活的坎坷，并没有影响他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重文轻武的宋代，“学而优则仕”，平民通过科举考试平步青云、一举成名并不仅仅只是梦想，而这正是谢逸所向往的。他曾参加过绍圣四年（1097）、崇宁五年（1106）、政和元年（1111）几次省试，但皆落第，这使他备受打击。他在《豫章行》诗中云：“豫章栋梁材，托身南山阿。王者建大厦，匠氏施斧柯。万夫挽不行，留滞在河浒。自非浪滔天，何由至王所。根虽埋土中，叶已随风飞。惟余囊下柯，那得复相依。风吹兼雨打，日居复月诸。誓朽泥涂间，不及栢与樗。匠氏慎无悔，豫章当自宽。人生类如此，才难圣所叹。”诗人托物言志，以“豫章栋梁才”自喻，表达了“才大却难为”的“不平之鸣”，千载之下仿佛还能听到这声沉重的叹息声。

屡试屡败的经历不仅给谢逸精神上带来几许伤痛，更难以面

对的是物质上的贫困窘迫。其诗自云：“瘦妻首飞蓬，敢谓美而俊。妇姑宵不寐，清饿常至卯”（《谢吴迪吉以麻源桃实法制黄精见遗》）。“小生拙生事，三冬卧无帐。忍寒东窗底，坐待朝曦上。徐徐晨光晞，稍稍气血畅。萧然四体和，恍若醉春酿”（《大裘轩》）。其缺衣少食的困顿与难堪之状如在目前。但难能可贵的是，生活的困顿并没有使其失去对生活的热情，反之，他却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细细地品味着情趣与逍遥。《睡起》诗云：“地僻希声远，林深荒径迷。家贫惟饭豆，肉贵但羹藜。假贷烦邻里，经营愧老妻。曲肱聊自乐，午梦破鸡啼。”《夏日》诗云：“竹风烟静午阴凉，饭罢呼童启北窗。试拂横床供昼寝，且容幽梦绕清江。”《夜兴》诗云：“梧桐叶落覆东墙，院落风清枕簟凉。梦觉疏钟鸣远寺，一池明月芰荷香。”在竹风烟静的夏日午后，在风清月明的秋天傍晚，诗人细细地咀嚼着生活的悠然和惬意。谢逸不仅在大自然中感受生活的悠闲滋味，亦在家庭生活中体味温馨和甜美。《端午》诗云：“白发无端种种生，每逢佳节只心惊。老妻稚子知人意，但把菖蒲酒细倾。”《次王直方承务见寄韵》云：“知君才是出群雄，怜我生涯独转蓬。稚子凄凉缘岁恶，鄙夫寂寞坐诗穷。百年鼎鼎风埃里，万事悠悠醉眼中。幸有孟光堪举案，退居真欲效梁鸿。”《与宗野宗朴二稚子观蔬圃》云：“干禄心无竞，谋生计已疏。老催吾学圃，贫减汝观书。细雨同移果，清霜共挽蔬。何时江海去，蓑笠伴春锄。”“闭户无宾客，忘忧赖玉鱼。迂疏皆识我，贫贱不关渠。散步惟荒圃，端居且敝庐。但知师羯末，未可笑宣舒。”诗中“春锄”指白鹭也。宗野，小名梦玉。宗朴，小名梦鱼。生活是凄苦失意的，但在老妻稚子的慰藉之中，谢逸仍感受到了超然物外的恬静和温暖。其《敝庐遣兴》诗云：“无客且闭门，有兴即赋诗。盘餐随厚薄，妻儿同饱饥。读书不求解，识字不必奇。拂榻卧清昼，隐几消良时。林莺韵古木，萍鱼闯幽池。敝庐亦足乐，陶令

真吾师。”诗中极力渲染了“敝庐之乐”，表达了对陶令的景仰钦慕之情，塑造了一个安贫乐道的隐士形象。惠洪曾访谢逸，留下了他日常生活的一段剪影：

所居溪堂，生涯如庞蕴。予尝过之，小君方炊，稚子宗野汲水，而无逸诵书扫除。顾见予，放帚大笑曰：“聊复尔耳。”予作偈曰：“老妻营炊，稚子汲水。庞公扫除，丹霞适至。弃帚迎门，一笑相视。不必灵照，多说道理。”世英闻之，亦作偈曰：“提篮灵照，通透玲珑。更若不会，换手槌胸。”（惠洪《冷斋夜话》卷七）

谢逸生活的萧散自如之状如在目前，令人向往之至。谢筵在《溪堂先生画像赞并序》中成功地刻画了这位隐居世外、悠然自得的仙人形象。“有好事者画溪堂先生，深衣幅巾，荫乔木，坐磐石，目飞鸿，脱屣石上，濯足于悬瀑之下。或者见而疑之，竹友居士从而赞之曰：以君为在山林耶？炯然之容如珠玉，俨然之衣有表襮。以君为在市朝耶？冷然之泉可濯足，翻然之鸿与寓目。盖用之而行，则服銮辂、被羈络，而为奉舆之驷；舍之而藏，则脱斤锯、老溪壑而为蔽牛之木。疑君者滔滔皆是，而知君者唯我独也。”形象地表现了谢逸在出处行藏之间悠然自得的潇洒之状。尝有《寄饶葆光》诗云：“先生骨相不封侯，卜居但得林塘幽。家藏玉唾几千卷，手校韦编三十秋。相知四海孰青眼，高卧一庵今白头。襄阳耆旧节独苦，只有庞公不入州。”虽为朋友间的酬唱之作，但实为夫子自道。

谢逸亦有人生短暂、及时行乐的感慨，“人生一月间，开口笑几日。况复岁云暮，在堂悲蟋蟀。胡不为强饮，唧唧复唧唧”（《游文美清旷亭各以字为韵》）。但在漫长难熬的困顿生活中他依然独立坚守，在出处行藏中进退自如。他以真率刚正之心遍交天下贤才奇士，饮酒赋诗，逍遥自得。《吴迪吉载酒永安寺会者

十一分韵赋诗以字为韵予用逸字》诗云：“延陵多贤孙，杰然者迪吉。上书因自讼，宾客禁私觐。瞑目数归期，闭口防罚直。谒告呼朋侪，笑谈洗忧戚。开樽青莲界，逍遥以永日。翩翩客鼎来，草草筵初秩。子珍乐易人，开谈见胸臆。宗鲁与人交，坦然无畛域。君泽学古谈，论议简而质。伯更廊庙具，绿发居师席。泽民泮水英，每试辄中的。叔野饱书史，胸中万卷积。文美秉天机，温如苍玉璧。文康气雄豪，目睨天宇窄。中邦最清修，操履有绳尺。乐之似长康，痴绝故无匹。坐客皆奇才，椎钝莫如逸。诸人或见赏，颇爱性真率。不求身后名，但喜杯中物。世故了不知，一醉吾事毕。”诸人各具神采，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互相砥砺，涵养心性，优游自得。“进不骄富贵，立朝如在山。退若羞贫贱，林泉作阒阒。喧静本无相，了在一念间。”（《游逍遥寺以野寺江天豁山扉花木幽为韵探得山字》）“庵居已是介，又以介名庵。胡为酷好介，毋乃在律贪。人生要当介，君侯恐不堪。富贵不相贷，安得坐禅龕。客去自无事，客来不妨谈。但能了诸幻，起卧俱无惭。慎勿作住相，如茧缚老蚕。兴来出庵去，丛林禅可参”（《介庵》）。这些诗虽为朋友唱和之作，但有一种兀傲之气扑面而来，其清介刚直之本性展露无遗。据惠洪《石门文字禅》卷二七记载，溪堂东邻有雕刻佛像的匠人，常游京师，得将仕郎回家，每日华裾细马，闾里聚观，甚为壮观。谢门弟子为此不悻者数日，而谢逸本人安之若素。大观元年（1107），蔡京设“八行”科取士，以“士有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悌，善内亲为睦，善外亲为姻，信于朋友为任，仁于州里为恤，知君臣之义为忠，达义利之分为和。凡有八行实状，乡上之县，县延入学，审考无伪，上其名于州”（《宋史》卷一五七《选举三》），颁各路实行。知抚朱彦欲荐谢逸于朝，谢逸意不欲行，不得已诣之，信宿而返。由此可见在出处去就之间谢逸的高洁情操。《四库全书总目》中对其诗作有较高评价：“今观其诗

稍近寒瘦，然风格隽拔，时露清新。上方黄陈则不足，下比江湖诗派则飒飒乎雅音矣。”而四库馆臣更明确地指出了时人对谢逸人格的推崇，“且克庄序中又称宣政间有歧路可进身，韩子苍诸人或自鬻其技至贵显，二谢乃老死布衣，其高节为不可及，……则知当时兼以人品重之，不独以诗也。”吕本中在《谢幼槃文集跋》中亦云：“幼槃与其兄无逸，修身厉行在崇宁、大观间，不为世俗毫发污染，固后进之师，其文字之好盖余事尔。后之学者尊其行并学其文，可也；学其文不究其行，则非二子立言之本志。”朱熹在《邵武县丞谢君墓碣铭》中云：“临川有隐君子曰溪堂先生谢君，名逸，字无逸，与其弟竹友先生名蒧，字幼槃，俱学诗于黄太史氏，而以清介廉节有闻于时，然皆不遇以死。是以独以其诗行于四方，而其行业之懿，则非其邑子有不得而详焉，是可叹已”（《晦庵集》卷九一）。谢逸怀才不遇的人生经历、清介廉节的高贵品格、潇洒自如的人生态度对其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二

谢逸没有专门的诗话著作，但从其诗文的片言只语中仍可梳理出他对文学创作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首先，“学以明道”是其思想基础。谢逸虽未入仕，但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他有强烈的淑世情怀。在《感白发赋》中，他以激越的情感抒发了内心有志不能伸的深沉感慨。从“弱龄苦其心志”到“年有立而无补于世”，心中充满抑塞之情。他物质上是贫乏的，“朝夕藜藿之不充兮，妻子之裘葛不备”，精神上是痛苦的，“事业不加进兮，宣名声之晦晦，固欲显其亲兮，嗟立身而无地”。而最令人痛心的是，“曷以宣吾心之湮郁兮，将嚙喉而触讳！”随着岁月的流逝，只能徒“孤笑而永恹！”其中有悲叹、有感慨、有忧伤、有郁塞，而跳跃其间更多的是其不

灭的济世情怀！在《故朝奉大夫渠州使君季公行状》中曾感叹说：“呜呼，人才之难，自古然矣。士固有博闻强记、贯穿坟典文章，学问为一世所宗者，然迂缓坚僻，不达世务，不过为一腐儒而止耳。其有商财校利，洞见毫发，烦剧之务赖之以济矣，然不学无术，昧于大体，不过为一俗吏而止耳……公虽生于江南，笃于学问而通当世之务，敏于政事而明古人之大体……”，鲜明地指出他的人才观是“不为腐儒”，亦“不为俗吏”，而应是“笃于学问而通当世之务”，这正反映了他内心强烈的经世济民的儒家正统思想。只是在“廉耻道丧，忠义气塞”（《祭汪伯更教授》）的时代，谢逸没有伸展才华的机会而已。但即便如此，谢逸也终生没有放弃对道义的执著追求。他在《送汪信民序》中批评时风时说：“古人之学为道，今人之学也，语言句读而已。古人所以治心养气，事父母、畜妻子，推而达之天下国家，无非道也”，并希望众人“慕古人之学而不溺于今人之学也”，表明了其“学以明道”的思想基础。“炙手公卿门，眼底端不乏。吾人倘闻道，执圭同荷锄”（《送曾伯长》），闻道、学道、明道，是其终生执著的追求。虽然这一点在其诗歌创作中并没有明显的体现，但毋庸置疑，其“有志不能伸”的愤懑情感是导致其“隽拔”诗风形成的重要原因。

其次，他强调“善养浩然气，外泽心不羸”的为人准则。“气”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孟子云“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曹丕《典论·论文》更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重要命题。谢逸继承了前人的理论，对“气”这一命题有着自我的重新阐述。在《浩然斋记》中，他说：“学圣人之道而不知孟子，不善学圣人者也。学孟子之道而不知养气之说，不善学孟子者也。”那么孟子的“浩然之气”是怎样表现在士大夫日常生活中的呢？“士大夫平居燕闲，望其容貌，肃然以正，若不可屈以非义，听其议论，高妙超然，远出乎尘垢之

外。观其趋操，淡然不以名利为怀，视天下之事无足以动其心者。一旦临利害而惊，事权贵而佞，处富贵而骄，不幸而贫且贱焉，则憔悴失志，悲歌自怜，若天壤之间无所容其躯，是何者不善养气故也！”“盖善养气然后不动心，不动心然后见道明，见道明然后坐见孟子于墙，食见孟子于羹，立则见其参于前者，无非孟子也。”从而富贵不动其心，威武不令其屈，“富贵而不骄，贫贱而不怨”，“簞食瓢饮无以异于声钟鼎食，革冠草履无以异于衮衣绣裳，蓬户桑枢无以异于雕墙峻宇”（《淇澳堂记》）。如好友王立之，“居京城之南跬，步天子之庭，而闭关却扫不调者十年”（《介庵记》）；如大丞相元献之胄裔、文公之姻娅晏宗武，“不骄于富贵”、“不凭借其势力”（《故通仕郎晏宗武墓志铭》）；“虽生于大丞相之献公之家而世其皇考中散之祿，然朴茂温恭如山林布衣之士”（《淇澳堂记》）。其《和王立之见赠四首》之三云：“按剑毛先生，睨柱蔺相如。欲市万世名，非由十斛珠。善养浩然气，外泽心不羸。桃花自春风，何用赋玄都。”正是由于“善养浩然气”，谢逸才不与俗子为伍，在贫困窘迫之中保持了高迈峻洁的情操。

再次，他强调“意到语自工，心真理亦邃”的创作原则。谢逸是个真率刚直之人，曾自谓“平生刚直心，真率类狂烝”（《谢吴迪吉以麻源桃实法制黄精见遗》）；“吾徒尘外婆，开怀见真率”（《游文美清旷亭各以字为韵》）；“吾徒见真率，可追阮与稽”（《游西塔寺分韵得溪字》），其真率自然、胸无城府的性格特点可见一斑。在《黄君墓志铭》中，他更直接地道出自我性格的特点，“余疏于世故，与人不问亲疏，开怀吐实，而猜忌者往往记录以为怨咎，惟乐易疏达者相知尤深。”在“廉耻道丧”的年代，真率之性必然为世道所不容，他必然不能实现心中拯民济世的内心愿望。但他并未消极遁世，而是巧妙地找到了内心最佳的平衡点，“进不骄富贵，立朝如在山。退若羞贫贱，

林泉作阊阖。喧静本无相，了在一念间”（《游逍遥寺以野寺江天豁山扉花木幽静为韵探得山字》），在出处进退之间悠游自得。他欣赏陶渊明逍遥自得、安闲淡泊的人生态度，他仔细品味体悟渊明之诗，在《读陶渊明集》诗中云：“渊明从远公，了此一大事。下视区中贤，略不可人意。不如归田园，万事付一醉。挥觞赋新诗，诗成聊自慰。初不求世售，世亦不我贵。意到语自工，心真理亦邃。何必闻虞韶，读此可忘味。我欲追其韵，恨无三尺喙。嗟叹之不足，作诗示同志。”诗中表达了对渊明的仰慕之情，并明确地指出陶诗创作的特色在于“意到语自工，心真理亦邃”，这也决定了谢逸对情真意深、平易自然文风的追求。在《圆觉经皆证论序》中，他评惠洪之文云：“其理致高妙，造语简远，如晋人之工”；在《林间录序》中又认为其文“得于谈笑而非出于勉强，故其文优游平易，而无艰难险阻之态”，这均表明了谢逸对思致高远、平易畅达文风的肯定和认同。

三

谢逸终生未仕，生活面较为狭窄，现存诗五卷，共二百三十四首。其诗大致分为赠答唱和诗与写景抒怀诗两类。其中十之八九为与朋友赠答唱和之作。在这些诗歌中，作者以细致生动的笔触刻画出神采各异的不同阶层、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同时展现了笃于真情的诗人自我形象。

在淡泊自守的日子里，谢逸从不与俗人为伍，“平生憎俗人，未语辄先呕”（《月中观梅花怀月上人》）。他认为“俗子百无用，胜士一可念”（《游西塔寺分韵赋诗怀汪信民以渊明停云诗岂无他人念子实多为韵采得念字》）。他遍结天下俊秀之士，“令尹吴楚豪，奇胸开八窗。人物秀春柳，诗句妙澄江”（《寄洪驹父戏效其体》）；“斯人天下士，秀拔无等双。捉尘望青天，意气吞八荒”（《寄徐师川戏效其体》）；“河东夫子文中虎，笔端

挥洒如飞雨。……文章清丽有典则，胸怀恢廓无城府”（《代送柳权郡》）。众人俊逸潇洒之状如在目前。他亦把更多的目光投在与自己有共同际遇的奇人身上，勾勒出他们非同凡响的动人风采。如《送子佩禅师》云：“薛老峰前古游侠，脱冠卖剑剪须鬣。闭关孤坐百念空，面上老色如秋叶。飘然飞锡华子冈，追逐西风移步履。摄衣升堂搥大鼓，是中不赏嗇夫喋。四众围绕如堵墙，要观霹雳飞牙颊。人生一梦几时觉，相逢栩栩皆蝴蝶。何当蜡屐从师游，遮莫冯欢老弹铗。”以腾挪跳跃之笔在一静一动之间刻画出禅师灵动飞扬的神采，同时表达了人生如梦、远离红尘的愿望。如《送董元达》云：“读书不作儒生酸，跃马西入金城关。塞垣苦寒风气恶，归来面皱须眉斑。先皇召见延和殿，议论慷慨天开颜。谤书盈箧不复辩，脱身来看江南山。长江滚滚蛟龙怒，扁舟此去何当还。大梁城里定相见，脱身来看江南山。”此诗以纵横恣肆之笔塑造了慷慨激昂、傲骨铮铮而壮志难酬的志士董元达的形象，同时表达了自己磊落旷达的情怀以及对元达的惺惺相惜之情。如《豫章别李元中宣德》云：“旧闻诸李隐龙眠，伯时已老元中少。一行作吏各天涯，故人落落疏星晓。西山影里识君面，碧照章江眸子瞭。向来问道渺多歧，只今领略归玄妙。老凤垂头噤不语，古木槎牙噪春鸟。身在幕府心江湖，左胥右律但坐啸。第愁一叶钓鱼舟，不容七尺堂堂表。我今归卧灵谷云，君应紫禁莺花绕。相思有梦到茅斋，细雨青灯坐林杪。”诗人以深情之笔塑造了“身在幕府心江湖”的李元中的形象，同时表现了细雨青灯之下对元中的思念之情。这几首古诗塑造的系列人物共同组成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狷者画卷，令人神往。谢逸与他们遭际相同、品格相类，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既表现他们的放荡不羁、兀自不屈，又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所以分外真切感人。

谢诗中还展现了笃于真情的诗人自我形象。如前所述，诗人